

寻味中华名楼

天一阁： 从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博物馆

“考上了甬剧团,却被分配到了天一阁。”1978年,16周岁的王金玉成为浙江宁波天一阁文保所年纪最小的“修书人”。彼时的天一阁并未对外开放,缺乏专业修复人才,王金玉从零开始,学习书画装裱、古籍修复等技艺。

而今,在天一阁博物馆传习所里,古籍、书画、碑帖等文物修复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最近,王金玉正带着“85后”弟子谢龙龙一起修复天一阁藏明刻本孤本《白石野稿》。

宁波的城市口号“书藏古今”,说的便是明朝中期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的天一阁。因不希望藏书分散流失,范钦把遗产分割为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并且附带要求“代不分书”。于是,天一阁藏书经由范钦长子范大冲等范氏后人,辅以“书不出阁”“子孙无故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等严厉的族规,得以传至近代。



王金玉在修补古籍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本8万余卷。450多年来,天一阁藏书流传至今,书楼俱存,世所罕见。这些珍贵古籍历经朝代更迭、战争浩劫、岁月侵蚀,能完整保存到今天,也离不开历代匠师的修复。

“14人的修复团队中有3人是‘95后’。”天一阁文物修复中心主任李浩莹表示,在天一阁的“古籍医院”里,仍有大量的古籍、相当数量的书画急需修补,以王金玉为代表的新老“古籍医生”们保持着对古籍最初的敬畏和新鲜,让“书藏古今”的故事代代传承。

藏书是人类重要的文化传统,如何让天一阁的珍贵文化遗产全民共享?天一阁博物院通过古籍出版、数字阅读、开办展览、鉴赏活动、开辟古籍阅览室等多种方式,让社会大众接触到这些珍贵馆藏古籍。

此外,一部分历代方志、家谱、科举录等典籍已完成数字化转换,读者登录天一阁博物院古籍数字化服务平台可任意浏览查阅。

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



游客拍摄天一阁照片

接受采访时介绍,天一阁还收藏了大量海外书籍,是“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节点。

以天一阁藏清代铜版画《平定回部得胜图》为例,这件“御赐”宝贝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证,领衔创作这套铜版画的传教士郎世宁是意大利米兰人,他在华长达51个春秋,一直留在宫廷作画,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培养了大量兼通中西画艺的画师,还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

当下,打造书藏古今、阁闻天下的“书香圣地”是天一阁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庄立臻表示,天一阁的价值不仅仅是指书、楼等珍贵物件,更重要的是其传承下来的藏书精神——“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对典籍的珍视,对文化的敬畏,还有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守护文明火种的初心。”

林波(摘自中国新闻网)



正在进行手工纸的纤维测试与观察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的实验室,三面墙的组柜里摆满了从安徽、福建、浙江、西藏、四川等地收集的手工纸样本。电脑上显示着不规则的纤维纹路,一张张纤维图,就像是一张张手工纸的DNA,揭示着每种手工纸材料和工艺的“基因密码”。

泾县宣纸、云南东巴纸、山东桑皮纸、铅山连四纸、福建玉扣纸……这些以手工抄制方式制作而成的纸被统称为手工纸,每一种手工纸的特殊用料和技艺都蕴含着“纸寿千年”的奥秘。

今年63岁的汤书昆教授平均每年有4个月的时间行走在生产各种手工纸的村落中,寻访各种手工纸制作的非遗传承人,收集纸样带回实验室作为研究样本。从2008年至今,他已带领团队实地走访了超过300个村落,探访了500多个造纸坊。

将这些样本带回实验室后,手工纸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会用显微仪器及各种测试工具观察不同类型手工纸的纤维结构与成分,测试其耐久性、润墨性、耐酸性、抗张强度等特性。

4年前,秦庆来到中国科大读研究生,开始接触到手工纸,“每一种手工纸都不一样,不管是其原料构成还是特殊工艺,都反映出了当地的文化、经济、民俗等不同背景,有非常明显的在地性和多元性。”秦庆觉得每一次收集纸样、分析纸样,就像是一次探索和解密的过程。

今年5月,由文化和旅游

显微世界里探寻「纸寿千年」的奥秘

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计划——中国科大第十二届手工造纸技艺传承与发展研修班顺利结业。2016年至今,手工纸研究所在这个研修计划中,已培训了243名全国手工造纸非遗技艺项目的相关传承人和从业者。

一位来自福建宁化的学员是玉扣纸的传承人,曾因屡受挫折而灰心,一度想要放弃这项技艺,在2021年参加住校研修后,重拾了将玉扣纸经典技艺传承下去的信念和重振古法造纸的信心,回去修建了家乡已经破败的老纸坊,还建立了玉扣纸制作工艺传承所。

曾经名噪一时的乌金纸,其制作工艺一度失传。中国科大手工纸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与浙江富阳一间手工造纸工坊逸古斋合作,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回溯原材料、寻访最后一代制作过乌金纸的村落匠人,历经7年多的文献挖掘、数十次的实验,让乌金纸的原貌正在变得更加清晰。

研究所的师生们希望,用现代技术的手段,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具备更科学、更有趣、更具美感的呈现形式,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喜爱并参与进来,让手工造纸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下去。

周畅(资稿)

百年“道情皮影戏班”话传承

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陈旗塬村的一孔窑洞里,83岁的道情皮影老艺人敬廷佑手持皮影,一场流传百年的皮影剧——《竹林会》,开戏了。

敬廷佑表演皮影戏已经60年有余。坐在白色幕布后,他杆不离手、曲不离口,十指飞动间,幕布上的皮影人物坐卧、行走,提袍甩袖。73岁的弟弟敬廷孝坐在他左侧,陶醉地拉四弦伴奏。

皮影戏是一种集表演、歌唱、绘画、雕刻、音乐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的古老综合性

艺术,被称为中国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在环县流传300余年的道情皮影因吸纳了道教音乐的旋律和曲调,更显婉转悠扬,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环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敬廷佑正在进行皮影表演

护中心工作人员吴存军介绍,目前环县有40多家戏班、300多名表演艺人和60多名雕刻艺人。敬廷孝和敬廷佑所在的敬家班成立于1903年,是环县道情皮影家族技艺最完整的戏班之一,见证了环县皮影艺术的兴衰起伏。多年来,敬家班以代代相传的方式,在传承和创新中为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师傅唱一句,我学一句,就这样学会了100多个本子,20多个本子到现在我都背得烂熟。”如今已是敬家班第四代班主的敬廷孝说。

然而,随着年轻人文化消费口味的变化,存续百年的传统民间曲艺传承乏后,其受捧程度大不如往日。百年敬家班也经历了戏班骨干成员的逝世、转行、罢演。

“学戏苦,没个十几年光景学不出来。既耗费时间,也没法增加收入,年轻人拿啥养活一家人?”敬廷孝说,道情皮影的衰落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令敬廷孝感到欣慰的是,道情皮影戏已走进甘肃省庆阳市的多个校园,也为皮影艺人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作为敬家班的第五代传人,57岁的敬登琨说:“通过口传心授和长期练习,更多年轻人对道情皮影产生了兴趣。”

梁军 文静 张睿(摘自新华网)



“东北大鼓”传承人邱淑华:

创新表演让“鼓点”一直响下去

邱淑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的传承人,几十年来,从东北大鼓爱好者到非遗传承人,再到将东北大鼓带入学生课堂,无论人生哪个阶段,她对东北大鼓的热爱始终未变。如今,她依旧为东北大鼓的传承、发展、创新不断地思考着。

东北大鼓是流行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门曲艺鼓书即古曲说唱艺术形式,流传至今有近300年的历史了,它曲调丰富、唱腔柔美,既适于演唱金戈铁马的长篇大书,又适于演唱婉转柔情的悲伤曲段。东北大鼓的表演形式也比较多样,有一个人表演,也有多人表演的,像一个人表演的时候,是左手持木板,右手持鼓键,然后主要伴奏乐器是三弦。

邱淑华说,作为民间艺术的东北大鼓,曾经是很多百姓的精神食粮。可如今,非遗文化东北大鼓却面临着发展的困境,正是这份担忧,邱淑华不断地发挥自己所能,对东北大鼓的表演形式和曲调积极创新,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并喜爱它。

“首先在表演形式上要创新。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是一个人,最多就两个人,这两个人叫对口,这样的表演形式,那现在我们在台上增加了七八个人,甚至到十多个人,这样去创新。这十多个人在台上不仅是伴舞,他们都要会打鼓板的,而且鼓板也要非常精,然后都能够表演,都能够唱。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曲调上的创新,在东北大鼓原有曲调的基础上,我们给它稍微变化,在这个上有创新,让大家一听感觉耳目一新,我觉得这样就达到创新的目的了。”邱淑华说,“要把民间艺术还原到民间”除了坚持作品创新,还要将东北大鼓带入小学、大学等课堂,让更多人在耳濡目染中传承非遗文化。

未来,邱淑华还要通过展演、巡演、大篷车、网络直播等多种方式去传播东北大鼓,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东北大鼓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让古老的民间艺术散发新的光芒。

王宁 赵宇航 刘璐(资稿)

中国正在消失的民间手艺

时代的进步导致生活方式的变迁,现代科技取代了曾经的手工劳作,一些民间手艺也慢慢被人遗忘。这些正在消失的老行当里面有你熟悉的感觉吗?

精修钟表

钟表的制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所以对修表师的要求很高。这门手艺复杂且收益低,所以现在很少有年轻人能耐得住性子学习精修钟表了。

钟表从流行到衰败经历过很多次的冲击,BP机、电子表、手机等新型电子产品的出现,人们对钟表的需求也就越来越低了。但还是有很多修钟表的老师傅在坚守初心,他们唯一的遗憾便是没有好的传承者。(摘自网易)

